

# 中国钦天监 第一个洋监正汤若望 和《在上苍的阴影下》

袁志英

**摘 要:**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从晚明到清康熙之间在华生活四十多年,曾被任命钦天监的监正,后又险遭凌迟处死。康熙独掌朝纲后亲自为其平反昭雪。汤若望是中德之间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,从他身上折射出一幅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五彩画卷,《在上苍的阴影下》则是一部以汤若望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,在德国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,掀起汤若望热。

**关键词:**德国; 天主教传教士; 汤若望; 中德文化交流; 16~17世纪的耶稣会

**作者简介:**同济大学 德语系 教授 上海 200092

**中图分类号:**K825.1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5-4871(2004)01-0046-06

德国人乌利·弗兰茨(Uli Franz)和阿坦德拉·克斯特尔(Atandra Köster)合著的《在上苍的阴影下》(*Im Schatten des Himmels*)是一部历史小说,主人公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。汤若望原名为约翰·亚当·沙尔·冯·贝尔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),159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。17世纪20年代来华传教,1666年在北京去世,在中国总共生活了40多年。清朝康熙皇帝曾称他为“鞠躬尽瘁”之臣子,纵观其在华之所为,汤若望对这一赞誉是当之无愧的。

汤若望少年时代性格活跃,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。由于学习成绩突出,颇受校方器

重,毕业后被保送进罗马的日尔曼学院学习。1608年6月初他骑马开始进行平生第一次的前往意大利的长途旅行。令他意想不到的的是他这一去竟是和故乡亲人的永诀。

先进日尔曼学院,毕业后又进入罗马学院深造。初来时他还是个稚气十足、身体瘦弱的少年,学成时他已是一个心智成熟、体格健壮的青年。在辅导老师努斯鲍穆神甫的影响下,他于1611年加入了耶稣会,这是他生命旅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,也为他前来中国传教创造了条件。

欧洲中世纪,造纸、印刷尚未发达起来,知识的传授主要靠记忆和讲述。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

教、神学、哲学、天文学等学科,而这些学科都是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,所以他们在世人的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荣,这一点甚至成了一种传统观念。在汤若望的青少年时代,这种观念也还十分流行,这也是当时许多精英终身效力于教会的原因之一。

在德国的马丁·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进行宗教改革的前后,天主教处于低潮时期。为对付新教,挽救旧教的颓势,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非常之举,其中一个名叫罗耀拉(Ignatius von Loyola, 1491-1556)的西班牙人更是于1540年创设了耶稣会。耶稣会士并非黄卷青灯,诵读终日,而是还要学习各种知识,大力兴办学校,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。日尔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;他们还矢志服从教宗圣愿,任凭教会派遣到天涯海角,筚路蓝缕,传教弘法,重振天主教的雄威。汤若望出身于这样的学府,又身为耶稣会员,所以他终生信守矢志,这也是他到达中国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。

圣方济各·沙勿略(Saint Francis Xavier, 1506-1552)乃是教皇派往东方传教的第一人,他曾在印度果阿、锡兰、日本等地活动,但令其遗憾的是他没能来到中国。来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个耶稣会士是葡萄牙人巴雷托(Melchoir Nunez Barreto)<sup>①</sup>,然传教真正取得成绩、并名标青史者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(Matteo Ricci, 1552-1610),利在明朝受到礼遇,建堂传教、广布福音,还跻身儒林,与中士共译西方学术经典。这使得罗马年青的耶稣会士心驰神往,都想以利玛窦为榜样,前往中国传教,为天主建功立业。这也是汤若望申请来华的初衷,1616年底汤的申请得到了批准。

汤若望进行了精心的准备,1618年4月方从里斯本登上“善心耶稣”号轮船。除了汤若望外,船上还有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的年青神甫,他们全都由法国的金尼阁(Nicolas Trigault, 1577-1628)神甫带领,前往中国传教。金于1610年来华,4年后奉命回罗马汇报在华传教情况,他请求将《圣经》译成汉语,用汉语作弥撒,罗马教庭一一应允,从而认可了这种“适应政策”。他这次重返欧洲,还办成两件大事:一是募集了7000多册图书,费尽周折,运至中国,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;其二便是为在华传教而招募人才,同船的同会弟兄还是其工作成果。

传教士们经过五个半月的艰难航程,到达印度的果阿,又休整了几个月,直到1619年5月才抵达澳门,汤若望等人是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。入境随俗,他将自己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对中国人来说好听好记的“汤若望”三个字。“Adam”念快了像是“汤”,而“Johann”以前大都习惯译为“若望”,这便是“汤若望”三个字的由来。

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、风雨飘摇。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20多年里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:研习汉文,结交士大夫,为待发而蓄势;逐步展开传教活动;应聘参加火炮制造的事宜;才识被发现,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。

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,最早的火炮亦为南宋军事家陈规所造。随着蒙古人的西征,火器传到欧洲,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被人冷落,带兵的武将大都向往“一刀一枪,搏个封妻荫子”。到了明代人们才重新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,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,崇祯帝启用汤若望造炮。汤是被逼上马的:“汤若望竭力寻找借口,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。他坚持说,为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,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,没有实践经验。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,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。”<sup>②</sup>凭着对火炮的知识、聪明才智、钻研精神和想象力,他居然成功地造出了20尊大炮,崇祯帝“嘉其坚利,诏再铸五百位”<sup>③</sup>。然而坚兵利器并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亡。通过这次造炮,他还完成了《火攻掣要》(1643年)一书,该书一再印制,1936年还被收入《丛书集成》。

明代中国历法,年久失修,舛错频现,于是崇祯传旨,开设历局,一律采用西洋新法修历,主其事者乃为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,参与修历还有

<sup>①</sup> 参看 Franke, Wolfgang 1968. China and the West. Uebers. von R. A. Wilson. Columbia (Orig. China und Abendland. 1962), S. 34; 此条引自 卢文薇(2002年同济德语系毕业论文): Vergleich der Biographie mit dem Roman ueber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S. 1.

<sup>②</sup> 邓恩著,余三乐、石蓉译:《从利玛窦到汤若望——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1月,第301页。

<sup>③</sup> 李兰琴:《汤若望传》,东方出版社,1995年,第25页。

不少外国传教士,其中便有汤若望。汤氏所起作用,《清史稿·汤若望传》已有定评:“西人汤若望,与徐光启共译新法者也,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,中述之疏,畴人弟子翕然信之。”汤氏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和译著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,但可说一句,在当时之中国他在天文历算方面可说造诣精深之人。

大顺农民军势如破竹,兵临城下,崇祯自裁,汤若望处变不惊,留守于自己的教堂里,守护着圣器圣物,还有那天文仪器和历书的刻板。所幸的是农民军对教堂秋毫无犯。待至清兵入京,摄政王多尔衮下令,城中非满洲人全都搬出城外,以便为满蒙旗兵腾出房屋。汤若望此时同样也面临危局,为摆脱困境,他上了一个奏折。奏折中首先自我介绍:“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。不婚不宦。以昭事上主。阐扬天主教为本。”继而他又把天主教和中国的传统道德挂上了钩:“劝人忠君孝亲。贞廉守法为务。”他坦承:“曾奉前朝故帝”,但所作所为都是历法工作<sup>①</sup>。清朝“圣朝定鼎,天运已新”,正需要新历法。汤的自荐奏折非常及时。多尔衮亲自接见,并得到他的谕旨,恩准他“安居天主堂”,他本人毫发未损,器物刻板得以保存。一场泼天大祸得以化解,“后福”接踵而至。

安居得以保障后,1644年7月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三件仪器和历书范本一册,众官员对其历书审核再三,无懈可击,但真正的考验是对日蚀的推算。大统、回回和西历都推算这一年的8月1日有日食,并测算出日蚀的起复时刻和方位。在这一天朝廷命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员,一同登上观象台,当场检验各种历法对日蚀推算的结果。人们屏息静气,举头仰望,随着报时官一次次大声宣告时辰,大统历和回回历所测算的时刻一一过去,但太阳仍未被“天狗”吃去。到了汤若望所推算的时刻,果然“天狗”慢慢吞噬了太阳。冯铨向朝廷回奏实情:“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,大统、回回两历俱差时刻。”<sup>②</sup>

汤若望西法推算,“密合天行”;他所阐述的天学道理得到清廷的认可,清廷决定任命汤为钦天监监正,汤具书谢辞:“臣思从幼辞家学道,誓绝宦婚,决无服官之理。”然而这个官他不做也得做,礼部很快奏到如下圣旨:“汤若望著尊旨任事不准辞。”就这样,汤若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监正,

这也是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的肇始。

客观地说,汤若望在中国所传播的是托勒密的“地心说”,而不是当时先进的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,至于伽利略于1632年发表的世界两大体系的对话那就根本无从说起了。他所进呈的仪器,也大多是老式落后的仪器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汤将天文学和仪器看成是他传教的手段,他始终把传播所谓天主的福音为其矢志。再者他来中国一住就是40余年,中间从未返回过,也缺少和欧洲学术界的联系,对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追踪。但从其综合的学养来说,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当不为过。即便是“地心说”,对“天圆地方”的概念也是突破。

在《孝庄秘史》的电视连续剧里,汤师傅出现了三次,这个汤师傅就是汤若望。他和顺治亲密关系在电视剧里也有所体现。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认为:汤若望之对于清世祖福临“犹魏征之于唐太宗”。之所以如此,自有一番来历。顺治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娘家侄女突然生病,百般医治无效,太后想到汤若望是多才多艺之人,便派人向他求药。汤称无药,但送来一块圣牌,嘱其将圣牌挂在病家项间,祈求天主保佑。说来也是天缘凑巧,侄女之病果然霍然而愈。这位生病的侄女不是别人,就是孝庄皇太后为福临选取的未来皇后。为表感谢,太后除对汤有许多赏赐而外,还表示愿做他的义女。博尔济吉特氏当时尚未不惑,而汤已近耳顺,如要发展进一步关系,也只有认汤若望为义父一途。这样,福临也成了汤若望的义孙了,所以后来顺治称汤为“玛法”(满语,意为尊重的长者或爷爷——作者注)。随后,由于汤是来自“极西”的远臣,而顺治是东方大国的少年君主;汤是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、学贯中西、博学多能的蔼然长者,而顺治是年幼失怙、渴望亲情、渴望知识、身处险地的执拗少年,用现在的话说两人的互补性很强,正是这种互补性成就了两人之间的忘年交。美国的邓恩神父曾这样写道:“顺治皇帝乐于与汤若望交往,也很依赖他的忠告和建议……通常臣子们给皇帝的奏折只能间接通过特定的机构转交,而汤若望则被允许直接地呈递奏折。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

① 同第47页注③,第46页。

② 同上,第49页。

方,他都能找到皇帝。”顺治为照顾他早上做弥撒,所以特许他不上早朝。1651年10月,皇帝甚至下令,汤若望觐见时免除其叩头的礼节。上朝时皇帝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之上,而汤若望则坐在皇帝面前的软垫子上。<sup>①</sup>邓恩接下去还引证了荷兰使团领队的简·纽豪夫所描述的他第一次见到汤若望的情景:“一名耶稣会士,他留着长长的胡须,剃了头,穿着鞣鞣人的服饰。他来自莱茵科隆,名字叫亚当·沙尔(即汤若望,——笔者),已经在北京居住了46年,享受到中国皇帝高度的尊重”。据汤若望的传记作者魏特神父的考证,1656年至1657年间,“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,作较长之晤谈。”多尔袞摄政期间多次图谋不轨,汤若望也数度应皇太后之请一一化解。

多尔袞死后,在宫中俗称为五爷的英亲王也要东施效颦,来个临朝摄政。皇族朝臣心怀畏惧,没人敢于仗义执言;孝庄皇太后也是左右为难,如坐愁城,这时她又想到了汤若望,于是派他前去游说五爷。五爷听说汤若望来访,“欣然延入,礼遇甚厚。谈际,殷勤向若望叩问来意。若望索性直谅,即以实告。五爷默默不语者久之。若望乃乘机力劝五爷顾全大局,勿怀异心。皇上明年十五,例可亲政。百官和衷,国家之福也。说得五爷憬然大悟。即日上朝,倡率百官,疏请皇上亲政。从此人心大定,朝野翕然。”<sup>②</sup>

顺治正值青春年华,加上太监引诱,生活多有放纵。汤若望常常以天主教所主张的一夫一妻制来规劝他。顺治大为逆耳,拂袖而去。汤若望也有些担心,怕他真的动了气,没料想过了片刻他转身又回到汤的身边。劝说虽未奏效,但并未伤了和气。顺治性格暴烈,仓促间常会作出不够冷静的决定,在众臣喋喋寒蝉之时只有汤若望敢于犯颜直谏。汤若望也是顺治帝临终前召见的几个人之一,更是惟一的外国人。顺治死后,由谁继位,朝中意见不一。皇太后征求汤的意见,汤若望看中皇三子玄烨,再者玄烨出过了天花,这与一些王公大臣和太后所见略同,立嗣就算底定。但令汤若望万分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说服福临皈依天主教,反而让来自惠州的长老茆溪森着了先机,致使皇帝亲手削去头发,只是由于太后严加训斥,才未能遁入空门。

清世祖亲政,汤若望地位更是青云直上,不仅自己连升数级,且远在大洋彼岸科隆的沙尔家族也是接连受封。1658年2月2日他被封为“光禄大夫”,官阶达到正一品,帽子上佩戴上红色顶戴,朝服胸前绣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金色鹤。一个“长须碧眼”的异类竟身穿绣鹤朝服进出宫廷,独掌钦天监大印,监中大小七十八名官员听凭他的调遣,这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妒意和不满。汤若望在其位,谋其政,对钦天监进行改革,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。原先担任回回科秋官正的吴明炫就“素嫉西士能,处心积虑”,反对改革。还有一个以其浅薄的天文知识为官的杨光先与其相勾结,攻击西洋新法。他们矛头所指不仅是西洋历法,还有历法背后的天主教和西洋人,或者说外来的文化。

本着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之心态,杨光先竟写出这样的“妙论”：“光先之愚见,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,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。无好历法,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,日蚀多在晦日,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。有西洋人,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,如抱火于积薪,而祸至无日也……”<sup>③</sup>这使人想起文革期间“宁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的“高论”。顺治帝去世,对汤若望如天柱倾倒,而让杨光先等人有了可乘之机。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向来不喜欢西士,于是他便成了杨光先的后台。在鳌拜的支持下,杨光先等人告汤若望等人:潜谋造反、邪说惑人、历法荒谬。第一条罪状言之凿凿,查无实据,不了了之;第二条罪状汤等决无逃脱之理,因“邪说”二字很难界定,以言治罪,易如反掌;为坐实第三条罪状加演了一出当众观测天象的戏。观测结果表明西洋新法并不“荒谬”,大统、回回之法远逊于前者,可这对上下齐手的审判又有什么作用呢?杨光先为给汤若望上纲上线,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提出:“君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,愿国祚之无疆……,而若望进二百年历,其罪曷可胜诛?”<sup>④</sup>用现在的话说就是:“对皇帝对我大清朝应该敬祝万寿无疆,而汤若望只搞

① 同第47页注②,第331-333页。

② 同上,第98-99页。

③ 同上,第150页。

④ 同上,第154页。



了200年里的历法,难道200年后我大清就完了不成?用心何其毒也,真是罪该万死!”在办案过程中杨又大肆贿赂办案人员,务必要将此案打成一个永久的铁案。汤若望那时已年过古稀,肢体瘫痪,久患痰厥,言语不清。被打入刑部大牢之后,立即九链加身,只待凌迟处死。

可就在这时北京突发了一场地震,众官员惊恐万状,认为是上天发出的警告。皇恩大赦,同案的南怀仁等都被开释,只有汤若望案情最为重大,如何处置,“专案组”进退维谷。最后他们决计矛盾上交,来个金蝉脱壳,请孝庄文太皇太后懿旨定夺。因为他们知道孝庄对汤的情义。太皇太后一见便愠怒道:“先帝当初十分信任汤若望,你们难道都忘得一干二净?先帝自称汤公为玛法,你们如此胆大包天,想处汤公死刑。先帝在天之灵能容忍吗?”<sup>①</sup>几个人屁滚尿流,回来即将汤若望从大牢放出。此时的汤若望几乎是奄奄一息,好在众教友一一前来探视,受到多方关怀,给他很大的安慰。他拖着病残之躯,还在世上活了14个多月,于1666年8月15日辞别人世;这一天也是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节,也可说是他追随圣母升天而去。只待康熙亲政,剪灭了鳌拜党羽,汤若望的不白之冤才于1669年彻底得以平反昭雪。杨光先被革职,在回家的路上暴病而亡。鉴于杨的前后表现,鲁迅先生曾发感慨道:“清顺治中,时宪书上印有‘依西洋新法’五个字,杨痛哭流涕地来劾洋人汤若望……直到康熙初,争胜了,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。则又叩阍以‘但知推步之理,不知推步之数’辞,不准辞,又痛哭流涕地来做《不得已》,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。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,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平反后汤若望重新安葬,康熙皇帝亲自派员前往致祭,并代读他亲拟的祭文。祭文全文如下:

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  
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。

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。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。尔汤若望来自西域。晓习天文。特异象历之司。爰锡通微教师之号。遽而长逝。朕用悼焉。特加恩恤。遣官致祭。

呜呼。聿垂不朽之荣。庶享匪躬之报。尔如有知。尚可歆享。

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<sup>③</sup>

祭文没有涉及汤若望所遭遇的冤案,但盖棺论定,对其主要事略予以确证并加以褒扬。祭文篆刻在汤若望墓碑正面右侧。碑的正中书有“耶稣会士汤公之墓”。祭文的满文译文刻于左侧。背后又有拉丁文译文。此碑至今仍竖立于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内。

在他的故乡德国科隆,人们为其树立了一座汉白玉的全身像;还成立了汤若望协会,协会经常举行活动,主要以汤若望为由头研讨中西间的文化交流。德国的魏特(Alfons Vaeth)神父于1933年发表了《汤若望传》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.);日尔曼学界前辈杨丙辰将其译成中文,1949年出版;1995年李兰琴女士发表《汤若望传》,内中有诸多新材料;另外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(George H. Dunne, 1905-1998)二战期间曾在中国传教,经过多年的潜心扒梳,考稽勾沉,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,写出了*Generation of Giants: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*一书,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。余三乐先生与石蓉女士将其译成中文,中文译名是:《从利玛窦到汤若望——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》。

乌利·弗兰茨和阿坦德拉·克斯特拉所撰写的《在上苍的阴影下》于2000年在德国出版,好评如潮,引起巨大反响,当年就再版三次。科隆一家的主要报纸还予以连载。这是一部数十万字的关于汤若望生平的巨著,它相当忠于历史,决没有为了搞笑、卖点而戏说。但它也不是一部处处考证的干巴巴的传记。它充满着场景、情节、想象、奇遇、冒险和心路的探索。在这里作者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,当然也有不少杜撰,合理的和不太合理的杜撰,但总的来说是“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,这个“矩”就是大的历史框架,重大事件的框架。它是一部历史小说!然

① 同第47页注②,第157页。

② 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3年,第184页。

③ 同第47页注③,第173页。

而它还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,因为它写的是汤若望这个日尔曼奇人、伟人。汤若望是中德之间,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、冒险、大风大浪,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而从他身上也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遇、排斥、碰撞、互补、共处、交融、竞争这样一幅五彩的画卷。而今“全球化”的呼声震天响。我们应该说汤若望为“全球化”作出了努力。我们阅读这部书有时代感,有新鲜感,不光会带来阅读的愉悦,还大长见识。该书的作者告诉我,一位中国名导演曾表示出要将该

书拍成电视连续剧的兴趣,如若真是这样,它将是众多清宫戏中的异数,是另类,是一道异彩,是一株奇葩。

作者弗兰茨 1949 年生于德国科隆,自由作家。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。曾在中国德文版的《北京周报》工作多年,并还做过多年的驻京记者。他写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报道,他所撰写的《邓小平传》被译成七种语言。此外拍摄了不少有关中国的电视片。他为写《在上苍的阴影下》曾重走了汤若望来华之路,并翻阅了大量有关历史资料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1. 邓恩,余三乐,石蓉译.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——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-01.
2. 李兰琴,汤若望传[M]. 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5.
3. Uli Franz und Atandra Köster. Im Schatten des Himmels[M]. München: Deutscher Taschenverlag, 2000.

责任编辑:俞仪方

---

## 德国简讯

### 2003年:欧元区引入欧元以来经济增长最差的一年

欧元区内12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。欧盟统计局于3月4日在卢森堡宣布,继2002年增长0.9%之后,2003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降为0.4%。欧盟统计局还称,这样,2003年成为1999年共同货币引入以来欧元区12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最差的一年。

欧盟(以15国计)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.7%(2002年为1.0%)。根据联邦统计局以前公布的数字,德国以-0.1%的增长率位列平均水平以下。

据欧盟委员会称,去年所宣布的经济回升势头今年将得以继续。欧盟委员会在其最新预测中宣称,欧元区国家今年1、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各有0.3%-0.7%的增幅。这一预测也支持了欧委会以前的预言。

去年年底,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又有些许走软。欧盟统计局报道称,欧元区经济在继第三季度增长0.4%之后,第四季度下滑至0.3%。欧盟15个国家则基本稳定在0.4%的水平。

欧盟内经济增幅最大的是非欧元区国家英国(0.9%),增长率最低的则是希腊(-0.3%)。

(王继平摘译自 <http://www.handelsblatt.de> 2003-03-04)

# 中国钦天监第一个洋监正汤若望和《在上苍的阴影下》

作者: [袁志英](#)  
作者单位: [同济大学](#)  
刊名: [德国研究](#) CSSCI  
英文刊名: [DEUTSCHLAND-STUDIEN](#)  
年, 卷(期): 2004, 19(1)  
被引用次数: 0次

## 参考文献(3条)

1. [邓恩, 余三乐, 石蓉](#) [从利玛窦到汤若望——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](#) 2003
2. [李兰琴](#) [汤若望传](#) 1995
3. [Uli Franz und Atandra Koster](#) [Im Schatten des Himmels](#) 2000

本文链接: [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\\_dgyj200401009.aspx](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dgyj200401009.aspx)

授权使用: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(gdsxy), 授权号: 3318dd5f-5f59-46f3-91d2-9e4d0082f1a1

下载时间: 2010年12月15日